



新歲有感——回顧與展望

二零零一年的國際大事，當然是九一一的恐怖突襲。其傷害無寧之慘，史無前例。回看卑詩省，省選是熱潮。當時執政的新民主黨聲望暴跌。趁此難逢之機，有意爭取為自由黨候選人者大不乏人。我與幾位溫市市議員，基於為民服務，不在乎名分，所以無動於衷，另在市政方面，謹擇其要者略述之：

一、去年二月初，我曾陪同市府職員，警方代表，以及華埠領袖等十多人訪問美國砵崙市，吸取其治毒之方。我對該市早於十年前已成立的毒品法庭，認為值得借鏡。

不過，隨團的《太陽報》女記者則以大標題諷刺其中的華裔成員「閉目到砵崙」。該文似別有用心，簡直藐視幾位華裔所持的治毒觀點——以戒毒兼執法並重，更要安定民生。

二、市長提出治毒的四支柱行動策略。此議在原則上已獲市議會一致通過，並得聯邦與省府的協助。擬辦已久的溫市毒品法庭，已於十二月初成立（多倫多早於九八年已有）。

三、溫市衛生局一意孤行，集中在溫市東區為癮君子設立四個相關的服務中心，尤以其中的戒毒所和廿四小時開放的聯絡中心則逼近華埠。

我曾據理陳辭，指出任何好或不甚好的同樣機構，如果密集某一地區，皆不公平。為此，溫市 Courier 半周報的記者針對我的言論，誣我被華埠牽線。後來，他又指我「擅於訴苦」。我的所謂訴苦，實乃不平之鳴！我曾致函該報駁斥其非。荷蒙該報編輯者頗有同情感，為我函撰題曰：「李松市議員是維護溫市被蹂躪者的鬥士」。自愧綿力有限，尚賴各位的支持。

四、市議會曾先後通過劃定絲綢之路，在上海巷建紀念華埠圈、築華埠千禧牌樓和美化奇化街夾哥倫比亞街的三角地區等。我力所能及，必促其成。

五、兩周前，聯絡中心舉行了啓用儀式。已被撤換的衛生局主席，雖有列席，但只是象徵式而已。期望新人新作風，體察群情，免走偏袒路線，使安分守己的良民，也該有妥善的保障！

當日，市長也應邀致辭略謂：「這只是第一步的開始，將來的里程仍然遙遠…」。

其中有位觀禮者，得意忘形，上到講台說：「今有聯絡中心，安全注射星期在不遠！」

我對聯絡中心之設，曾在市議會提出動議，並獲一致通過成立監察小組，專責關注衛生局在區內新設的四個機構（包括聯絡中心）對社區的正負影響，藉以兼顧鄰近居民及商號的福祉。

六、大溫公車罷工四個月，很多市民不堪其苦。現雖復工，但運輸聯網難關未過。十一月杪大溫區理事會已通過加二仙汽油稅。公車加價廿五仙和每宗產業每年平均多納地稅廿二元，用作平衡運聯今後三年的收支。

二零零二年到了，世局不穩，恐怖分子可能永無止境。省的執政，冀能創新氣象，吸引外資，改善民生而長治久安，至於市政，有關治毒之道，能否奏效，要靠三級政府通力合作，例如毒品法庭之設，必須具備長期輔導、戒毒治療、就業培訓和安居之所等，以上服務的環節，相輔相成，要靠充分的資源，才可接續維持下去。我虔誠祝禱這四個衛生局的設施，能有助於治毒的功成，進而使市東區包括華埠在內亦能邁入復興之途，同建康和利樂的社會。屆時，為不平則鳴的市議員，該毋庸嘮叨了！

欣逢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謹以至誠，企望世界昇平康樂，人類共享「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

【讀者如有意見或問題，可來函或傳真本報社區版代轉當值議員或學委解答。】

僑團老化亟須新血補

「在一九四七年前，華人要移民加國並不容易。當年中華會館的人曾先後十次到渥太華反映，才令華人移民變成事實，中華會館在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新輩很多亦不知道。」

談及改選一事，茹容均表示，新一屆理事會將於三月中選出，至於他本人是否會爭取連任，暫時未有決定，原因是年紀也不少，也面對家庭的壓力；他希望有些新人出來競選，帶來一番新景象。

他解釋，中華會館理事長最多只能連任一屆，這個措施亦是由他一手倡議而成的，原因是個人精力始

中華會館團體會員有七十三個，個人會員亦超過三百人。回顧剛過去的一年，中華會館一如以往般集中於聯繫僑團、加強與中國駐加拿大溫哥華總領事館的關係，以及接待到訪的中國僑團。茹容均形容工作做得不錯，但遺憾的是，因活動頻繁，出版中華會館特刊一事要延至三月改選之後才進行。

原來早於當選為理事長的時候，茹容均便構思印製特刊一事，希望將中華會館歷來的工作加以整理，讓大家對中華會館有更清楚的認識。

他認為歸根究柢，要華埠重現生機，最重要是先解決區內治安問題，因為治安和繁榮昌盛是連成一體的。他希望市政府可增撥款項，加強區內的警力。

至於區內的毒品問題，茹容均表示，中華會館和其他團體曾發起大遊行和收集到三萬多個反對簽名，惟政府一意孤行，而坐落羅斯福酒店內的衛生聯繫中心現已投入服務。

他指三級政府有關計劃上已投入不少金錢，他亦希望該計劃可以

終有限，應不斷注入新血。

「應給予機會新人，社會才會不斷進步。」不過，無論是否爭取連任，茹容均說，希望中華會館於新的一年，繼續與各僑團加緊聯繫和溝通，為國內外的華僑出力。

茹容均自一九六五年移民加拿大，當談到三十多年前的唐人街，他

便眉飛色舞，說以前有歌廳、有舞

跳，食肆開至午夜；反觀現時的華

埠，晚上六時後，已甚少行人出

現，更遑論先解決治安

問題。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

何來此嘆？